

DONGWUXIAOSHUODAWANGSHENSHIXI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象母怨

沈石溪 / 著



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

品藏书系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DONGWUXIAOSHUODAWANGSHENSHIXI
PINCANGSHUXI

象母怨

沈石溪/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母怨/沈石溪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2012.3重印)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ISBN 978-7-5342-6763-5

I. ①象… II. ①沈…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4853号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象母怨

沈石溪/著

责任编辑 吴 遐

美术编辑 周翔飞

绘 图 胡志明工作室

装帧设计 小飞侠

责任校对 冯季庆

责任印制 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网址:www.ses.zjcb.com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375 插页 4

字数 165000

印数 60001—110000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342-6763-5

定价:1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MULU

从非洲来的雌象麦菲	1
一 被当做商品运往中国	1
二 逃进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7
三 被象酋视为怪胎	13
四 王位争夺战	24
五 差点被捅成马蜂窝	35
六 捕兽网下的营救	46
七 东山再起重登象酋宝座	52
八 痛失拓展版图的大好时机	57
九 又生龃龉	70
十 不受欢迎的伙伴	77
十一 象酋忍无可忍了	86
十二 一个隐秘的念头	93
十三 掉进捕兽陷阱	96
十四 侥幸逃出了陷阱	108
十五 撞断了三尺长的宝牙	110
象母怨	117
大象演员莎鲁娃	199

动物档案——猛犸象	273
西双版纳是我的文学故乡	284
获奖记录	292
珍藏相册	294
图书最新情报	296

从非洲来的雌象麦菲

一 被当做商品运往中国

萨梅象群沿着基西瓦尼河朝前走。基西瓦尼河虽然是条小河，却水量充沛，旱季也不会干涸。基西瓦尼河的源头是乞力马扎罗山上融化下来的积雪，河水蓝幽幽清泠泠的，空气中弥漫着湿润凉爽的水雾。萨梅象群喜欢在河畔行走。坦桑尼亚的四月干燥炎热，大热天浸泡在凉丝丝的水雾里，十分舒服惬意。

一头年轻的雌象一边走一边玩耍，一会儿汲起一鼻子水喷射到空中给自己来个淋浴，一会儿用鼻尖撮起泥沙去弹射停栖在河边树枝上的虎皮鹦鹉，一会儿用硕大的蹄子

踏平、捣毁土丘上的老鼠洞。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它渐渐地掉队了。

这头顽皮淘气的雌象名叫麦菲，今年十三岁。这个年龄对于非洲象来说，刚刚由少年期跨入青春期，对生活抱有浪漫的幻想。它的身体已基本发育成熟，体色灰黑，四肢如柱，身高足有三米，长鼻粗硕富有弹性，甩摆起来如龙游蛇舞，自有一番青春的韵味。那两根发达的上颌门齿尤其出色，细腻如玉，洁白如雪，锋利如剑，长达三尺，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乞力马扎罗峰巅上终年不化的积雪，闪烁着刺目的寒光。

蹚过小河汉，麦菲瞥见河汉左侧一块沼泽地边，一只小斑羚正在饮水。突然，平静的沼泽爆起一朵巨大的泥浪，哦，是一条潜伏在沼泽里的凶猛的非洲鳄，冷不防蹿跃出来，一口叼住了小斑羚的一条前腿。这条非洲鳄也太狡猾了，身体隐蔽在泥浆里，暗橄榄色的背脊与泥浆融为一体，极难辨别。可怜的小斑羚呦呦哀叫着，徒劳地挣扎。鳄眨动着狡黠的眼睛，扬扬得意地一点一点将小斑羚往水里拖拽。

麦菲气不打一处来。它天生憎恶鳄，这凶残的家伙有时还敢袭击没有母象陪伴在身边的乳象。它不能容忍这种恃强凌弱的行为，于是撒开四蹄朝沼泽奔去。虽然这条非洲鳄有四米多长，模样古怪，浮在水上像条独木舟，那张

大嘴里犬牙交错，狰狞可怖，可麦菲不怕：象的身躯比鳄魁伟，力气自然也比鳄大；它有长鼻可以抽打，有锋利的象牙可以戳捅，有结实的四蹄可以践踏，对付一条普通的鳄还是绰绰有余的。它想把小斑羚从鳄嘴里救出来。

麦菲刚赶到沼泽边，狡猾的鳄见势不妙，扁扁的大尾巴使劲一划，哧溜一下直往沼泽中央退却。小斑羚的身体迅速往下沉，泥浆淹没了脖颈，淹没了柔软的唇吻，淹没了麻栗色的明亮的瞳人。

麦菲在岸边气得直跺脚，却无计可施。它不敢下到沼泽去，锈红的水面下也许是深不见底的泥潭，陷进去后无法游也无法走，会被整个儿吞噬掉的。它只好在岸边卷起石头树枝什么的，使劲朝鳄砸去。有的砸准了，有的砸空了。即使砸准了，在粗糙似铠甲的鳄背上，也等于搔痒一样。

鳄瞪了它一眼，衔着已气绝身亡的小斑羚，慢慢朝沼泽深处游去，很快消失在浓浓的白雾中。

这时，萨梅象群已经转过河湾，走远了。

麦菲却一点也不着急、不慌张。象不像角马、羚牛这样的食草动物，因害怕成为食肉猛兽袭击的目标，不敢离开群体。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成年大象几乎没有什么天敌。在非洲这块广袤的黑土地上，只有狮子似乎还能同象匹敌，但狮子一般不敢招惹象。

麦菲慢腾腾地往前走。

基西瓦尼河两岸景致优美，一望无垠的稀树草原上，野花芬芳，流莺婉转。天上飘浮着大朵大朵轮廓分的云，有几只绰号叫丛林殡葬工的秃鹫在天空翱翔。河里不时有蛇鲑跃出水面，鱼鳞反射着阳光，传来喧哗的水浪声。河边松软的细沙滩上，大如瓦盆形如梅花的象蹄印赫然在目，只要顺着象蹄印走，不愁回不到象群。就算没有象蹄印，麦菲也不担心会迷路，象灵敏的嗅觉和听觉，能使它准确无误地找到萨梅象群。

麦菲很快就将小斑羚遇害的事忘得干干净净，这种弱肉强食的事，在草原上早已司空见惯，并不稀罕。它心情怡然，走得轻松愉快。

前面河岸有一片水蕨，无风自动，窸窣窸窣一阵响，似乎有什么东西正躲藏在密匝匝的蕨丛里。

兴许是个白马王子呢？麦菲想，用捉迷藏的浪漫方式在向它求爱。它身心都已成熟，还待字闺中，当然渴望有一头强壮的雄象陪伴在自己身边，渴望不久的将来自己能产下一头活泼可爱的小象。它挺胸摇鼻，走路的姿势尽量优雅；顾影自怜，将雌性的风韵发挥得淋漓尽致。

哦，出来吧，别让我等得心焦。

蕨丛越来越近了，还不见雄象的身影。或许是头正在采食的犀牛，并不是什么雄象？麦菲有点失望。一阵清

风迎面吹来，它嗅到了一股汗酸夹着烟熏火燎的气味，这好像是两足行走的人的气味！

它的神经陡地绷紧了。象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两足行走的人。人手中握有会喷火闪电的猎枪，人会驾驶比乌龟壳更坚硬的汽车，人会摆弄比鳄游得更快的船，人会钻进轰轰作响的铁鸟的肚子。对于象来说，人诡计多端、变幻莫测，比狮子、鬣狗凶猛得多、狡猾得多，也难对付得多。麦非停住脚步，翘起长鼻，想向远去的象群发出报警求援的吼叫，可是，已经晚了，碧绿的蕨丛里蓦地竖立起一个脸色黧黑的男人，手举着一支明晃晃的枪，朝它瞄准。它想跑，刚转过身，只听见嗤的一声轻响，屁股上像被黄蜂蜇了一口，有点疼，也有点痒，似乎还坠着一样什么东西。它扭动脖子朝后望去，臀部挂着一只小小的玻璃管。它撩动长鼻，想拍掉玻璃管，可惜够不着。

那男人离它二十多米远，正笑眯眯地望着它。麦非勃然大怒，想奔过去用鼻子甩翻他，把他卷起来抛到空中，用象牙捅出窟窿，用象蹄踩成肉饼。可是它才奔出两步，就感到那屁股上坠着的玻璃管里有一股很细的液体正慢慢地钻进它的体内，随即，它觉得浑身松软得像散了骨架一样，庞大的躯体仿佛是用柳絮搓成的，风一吹就要飘起来，脑袋却沉得像块石头，抬也抬不起来。还没等它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发黑，什么也不

知道了。

它中了捕猎者的麻醉枪。

等麦菲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艘海轮上，被关在一只巨大的铁笼子里。轮船正行驶在印度洋上，从舷窗灌进一股股潮湿的咸腥味很浓的海风。几个黑皮肤男子在船舱里忙碌，见它醒来，有人拎了一桶清水放在铁笼前，又朝铁笼里扔进一串香蕉。它不晓得两足行走的人要把它运到哪里去，但有一点它是知道的，它正离亲爱的故乡和萨梅象群越来越远。它愤怒地连声吼叫，用鼻子钩住笼子的铁条使劲拉扯，用象牙拼命挑捅戳撬，想捣毁牢笼，无奈铁笼子坚固无比，任它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

没人来理睬它。

唉，只好听凭命运的摆布了。

十多天后，轮船在一个繁华的码头停泊下来。一架起重机伸出钢铁巨臂把铁笼子连同麦菲一起高高吊起，转了个方向，轻轻放到巨蟒似的火车上。周围黑皮肤的人变成了黄皮肤的人。火车又行驶了两天，换成一辆载重汽车，昼行夜停，一路风尘，朝麦菲完全陌生的地方驶去。

麦菲当然不会知道，它已成为坦桑尼亚某外贸公司的一件出口货物，经由坦桑尼亚的东海岸城市庞加尼从海上运到缅甸的仰光，再用火车由仰光运往曼德勒，然后坐汽车途经西双版纳运往中国的春城昆明。假如不出意外，几

天后，它将成为昆明圆通山动物园的新居民。新象房已经落成，油漆的招牌也已挂起，上面写着：非洲象麦菲。

偏偏发生了意外。

二 逃进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这天，驮着麦菲的载重汽车由零公里海关进入中国境内，在昆洛公路上翻山越岭。这是一条路况很差的公路，路面坑坑洼洼、又窄又陡，汽车慢慢地盘山而行。五月的西双版纳正值雨季，天上下着蒙蒙细雨，铺着劣质沥青的路面被雨水一浇，滑得像涂了层油。

载重汽车驶进勐养自然保护区，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开始下坡。前面是个 Z 字形急拐弯，驾驶员小心翼翼地踩着刹车，把着方向盘，刚要拐弯，突然弯道里钻出一辆东风牌大卡车，开车的是个愣头青小伙子，踩着油门不放，车速很快，迎面朝载重汽车撞来。载重汽车运载着一头数吨重的大象，重车下坡，车身宽，道路窄，一边是悬崖，一边是绝壁，无处可避让。

轰的一声巨响，载重汽车和东风牌大卡车撞了个正着。两辆车驾驶室前的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保险杠被撞断，

司机被撞得昏死过去。

载重汽车被撞得尤其惨，车厢猛地扭曲，砸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乒乒乓乓，关着大象的铁笼子的好几根铁条被树挂断了，那扇结实的铁门也暗锁崩碎，哐啷开启。

麦菲正站在铁笼里昏睡，被猛烈的碰撞摔倒在地，身上被铁条的断碴划出好几道血口子，幸运的是没伤着筋骨。它从洞开的铁门钻出来，顺着倾斜的车厢来到公路上。

正在冒烟的驾驶室里传来痛苦的呻吟声。麦菲恨透了将它麻醉将它囚禁将它辗转运送的人类，它才不会傻乎乎地去救死扶伤呢。

山下像条白绸带似的公路上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一辆乌龟似的小汽车正沿着盘山路盘旋而上。麦菲不愿再次落入人类的魔爪，四下一打量，公路转弯处有一条山管，通向茂密的森林，它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它一口气跑进勐养自然保护区纵深地带，这儿草深林密，人迹杳然，不用担心会被两足行走的人缉拿归案。

平静下来后，麦菲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上。这儿与它的故乡非洲基西瓦尼河流域相比，除了气候炎热这一点相同外，其他方面差别很大。基西瓦尼河一带地势平坦，这里山套山山叠山山环山到处都是山；非洲的土地干燥，这儿却湿润得到处踩得出水；非洲是一望无垠的稀树草原，这儿却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树，见不到空

旷的草原；非洲蛮荒苍凉，这儿山清水秀，满地都是竹笋和各种可口的植物。它在自然保护区闲逛了几天，身上的伤很快养好了，因颠沛流离而弄得憔悴的身心也恢复了正常。

然而，另一种危机却接踵而来。

象是合群的动物，尤其是雌象，“家”的观念很重，麦菲已差不多有个把月没见到同类了，形单影只，孤独寂寞，快要憋死了。它渴望能回到萨梅象群去，那儿有德高望重的祖母梅蕊，有慈祥美丽的母亲孕佳，有忠诚憨厚的老公象叭努努，有活泼可爱的异父同母弟弟尼瓦儿……它思念它们，就像田想水想得心焦；它们也一定在思念它，就像水想田想得心跳。它恨不得能插翅飞回基西瓦尼河去，但它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了。它离故乡太遥远了，遥远得就像一个缥缈的梦。

它只有设法寻找新的“家”。它相信在这块气候适宜食物丰盛的土地上，一定会有同类生存着。它沿着一条清亮的小溪溯源而上，悉心寻觅着同类的踪影。

这天下午，麦菲转过一道山弯，突然嗅到一股熟悉的气味，如沤腐的水葫芦，如发酵的干草，那是象粪的气味。它循着气味钻进一片野槟榔树林，果然看见齐腰高的槟榔树干上一长溜地涂抹着黑糊状的象粪，树与树之间的山茅草上，有刺鼻的尿腥味，低洼的湿地上还有凌乱的象蹄印。

它激动得快掉泪了。虽说外来象要到一个陌生的象群去入伙，免不了会受到歧视和欺凌，地位排在最末等，采食时只能吃别的象挑剩的食物，饮水时只能站在最下游饮别的象搅浑的脏水，睡觉时只能睡在寒风吹袭的外圈，但总比孤魂野鬼似的只身在森林里流浪要好得多。再说，欺生都是暂时的，混熟了也就彼此彼此了。

记得萨梅象群也曾有过陌生的雌象前来投靠入伙的事，那是头名叫果莱的中年雌象，刚到萨梅象群的时候，被冷眼相待，夜夜让它担任哨象，但果莱十分乖巧，千方百计地讨好祖母梅蕊。梅蕊要钻林子，果莱就挥舞鼻子替梅蕊开道；梅蕊要泥浴，果莱就来回奔跑到河滩去捞洁净爽身的大颗粒黄沙扬到梅蕊背上。没几个月，果莱的地位就提升到与它年龄体魄和象牙的锋利度相配的高度。它麦菲不傻不呆，完全可以效法果莱的做法，小心谨慎、察言观色、多拍马屁，尽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

但愿它即将投靠的新象群统领众象的老母象和祖母梅蕊一样，祥和宽容、豁达大度。

到这个时候为止，麦菲对非洲象群和印度象群之间的社会结构的显著差异并不了解，它是用自己在非洲象群的生活阅历来猜度生活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印度象群的，以为这里的象群和萨梅象群一样，也是由饱经风霜的雌性当政，也是母系社会的结构形态。

犯先验论错误的不仅仅是人类。

麦菲走到上风口，扬起鼻子长吼了一声。这是在向它即将投靠的大家庭自我通报，孤独的灵魂在呼唤同伴。

山谷尽头传来一声粗犷雄浑的象吼，联络沟通了。

它兴冲冲地赶过去，穿过一片茅草地，果然看见十几头象散落在一片竹林里。

竹林是个平缓的小山坡，站在坡顶的自然是象酋——群体的统治者。站的地势比其他象高，其他象都在地势较低的地方众星拱月般地仰望着象酋，更能衬托象酋的威势与尊严。在这一点上，非洲象与印度象是相同的。

让麦菲感到吃惊的是，统领这个象群的象酋竟然是头公象！

这在基西尼瓦河流域的非洲象群里是无法想象的。

在萨梅象群，辈分高的雌性永远占据着统治权，是当然的象酋，更准确地说，是由几头或十几头彼此有着血缘关系的雌象组合成一个稳定的群体，而公象则随意流动，今天到这个象群做客，明天被招赘进另一个象群。对于非洲象来说，公象当政就跟牝鸡司晨一样荒谬可笑。但麦菲对这种由雄性掌权的社会群体并不算太陌生。

和萨梅象群生活在一块炎热干燥土地上的狮群就是典型的雄性掌权式社会。狮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由一头或两头雄狮统治并管理着一群母狮和幼狮。群内的雄性小

狮子长大后，肯定会被当权的雄狮无情地驱赶出群体；雄性的嫉妒性远远高于雌性，绝不允许其他雄狮与它分享妻妾和权力。每当发情交配季节，狮群便时常会爆发战争，那些在野的流浪雄狮总想闯进有雌狮的群体把在位的雄狮驱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在位的雄狮当然要奋起反击，保卫自己的权益，常常互相咬得头破血流，非死即伤，惨不忍睹。

麦菲对狮文化略有所知。

望着眼前这个雄性掌权的象群，麦菲突然受到了某种灵感启迪，看来，自己对是否会被新群体接纳，是否会遭新群体贬抑的担心纯属多虑了。它是雌象，而且是年轻貌美的雌象，投靠由雄性做主的象群，绝没有被拒绝的可能。就像非洲狮群，外来的雄狮要闯进去，那是入侵，会遭到殊死抗击；外来的雌狮要投奔进去，只要不是年老色衰，就一概会受到热情欢迎。对于占据王位的雄狮来说，自己所统辖的群体的雌性多多益善，外面的雌狮前来投奔，说明它魅力无穷、统治有方。狮文化的这个特征，或许也可以移植到眼前这个象群来。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是蔚蓝色的地球上生命进化到有性繁殖以来亘古不变的规律。

它朝高高在那头雄象友好地轻吼了一声。

那头雄象从坡顶急急忙忙朝它奔来。